

美術叢書

四集第五輯一册

四集第五輯

美術叢書

神州國光社刊



辛亥孟春
初刊戊辰十月復印

民國廿五年夏三版重訂續完

四集第五輯

蘇州圖書館

376639

昭和13.8.26

美術叢書四集第五輯目錄

蘇米齋蘭亭考

翁方綱

畫品

李薦

宋中興館閣儲藏圖畫記

楊王休

女紅傳徵略

朱啓鈴

南宋院畫錄補遺

厲鶚

1
國朝通志卷之五十四 戊辰十月 宣統元年

大清通志

朱晉傳

宋史通志卷之五十四

謝玉村

書品

李一誠

精米齋開亭卷

徐文縣

美術叢書四集卷正牌目錄

蘇米齋蘭亭考自序

桑俞之考世所共知而繭紙流傳與石刻本末說者或異辭至如五字之損謂出薛紹彭而樓大防據畢少董兒時所見定武石帶右天字已損此在大觀之前則五字未必皆薛氏鑿損也宋人跋蘭亭者皆稱湍帶右流天五字損然而今所見古今新舊諸本湍字並不損也然則考其原委參合同異去古既遠存以資印證而已爲今日學者計則非患其窮原之無本而慮其沿流之或失也是以愚今所考但就今所習見之本稍爲區擇焉而弗敢竊附于桑俞之編例也

爲卷者八 一曰偏傍尺度考此專以定武本言也 二曰神龍本考 三曰摘五字考則以今所需講者得五字也非舊說之五字矣 四曰蘇耆本考 五曰領

從山考六曰訂穎考七曰趙跋考潘刻考八曰合集字考

是編於乾隆乙未秋初脫藁時齋壁有所摹蘇米書石故以名之今廿有七年矣覆加校核始芟去冗複僅存此以俟再定嘉慶八年癸亥秋七月廿二

日方綱識

古訓蓋有以資曰語而曰說今日學各情固非忘其陳規之辨本而趨其僻
巽然而今訓是古今通書前本語字並不對也然頃者其頭委命合同異去
歸之傳與此字未必皆藉刀鑿雖出宋人筆端亦皆無端語合義大正字
隨出藝論遠而對大詞雖畢也董良初訓良字及下帶字天字曰辭此亦大
學論之事世訓共取而離科為辭與下候本末為者更異精至賦正字之辭
藉米書簡事等自序

蘇米齋蘭亭考卷第一

大興翁方綱

定武蘭亭偏傍攷

本有與蒸水木性無成此間之有韻也非專就此蒸水本

宋周公謹齊東野語載姜堯章楔帖偏傍考凡十九條

此有誤善者曰谷心

永字無畫發筆處折轉

轉折處下以辨其本與對之視其與字山不

和字口下橫筆稍出

而一齊是限亦有權之帶出然則蒸水本視以不

方綱按今所見本皆不可覓橫筆稍出之迹此條須善會之年字懸筆上

湊頂

本有與蒸水木性無成此間之有韻也非專就此蒸水本

在字左反剔

本有與蒸水木性無成此間之有韻也非專就此蒸水本

歲字有點在山之下戈畫之右

實者與蒸水木性無成此間之有韻也非專就此蒸水本

按歲字今所傳定武派之本實皆無點雖落水舊本淡拓亦無點惟上海
潘氏所祖石本及所祖翻刻吳靜心本皆有點可與白石此條相證又按
歲字山頭定武本皆右外直畫緊收近中惟國學本及穎上本渤海藏真
本皆右外直畫微闊出向外而戍之橫畫覺似縮短者此亦當由原本有
點故臨寫時不覺山闊而一狹是則亦有點之證也然則落水本所以不
見此點者蓋由石迹輕微所致可以推見褚本與懷仁所集崇字山下不
見左二點之故耳落水本經白石珍賞而白石獨表此有點者蓋白石必
嘗別見原石拓本會與落水本對驗知此間之有點也非專疏此落水本
也不然何以貴白石偏傍之考耶和字口橫出亦當以此意求之

事字腳斜拂不挑

流字內乙字處就迴筆不是點

按此謂前一流字今見落水本已昏糜不甚可辨然則吾前條之說蓋不
誣矣

殊字挑腳帶橫

按此卽謂蟹爪

是字下正凡三轉不斷

趣字波略反捲向上

欣字欠右一筆作章草發筆之狀不是捺

按此擬以章草最爲得之六研齋載一條云鮮于伯幾本欣字腳作九轉
折似形容過甚矣

抱字已開口

死生亦大矣亦字是四點

興感感字戈邊是直作一筆不是點

未嘗不不字反挑腳處有一闕

又仰字如針眼

按此謂十一行俯仰

殊字如蟹爪

列字如丁形

按此謂二十五行故列

云字微帶肉

按此句據石刻鋪敘載白石原文曰又云字微帶肉乃唐古刻又云云字屬上句字微帶肉四字自爲句字微帶肉者猶言定武肥本以對後翻之瘦本言故言此乃唐古刻也今若截去又字似以云字專指古人云云字則失之

洞天清錄集四條

痛字改筆處不模糊

按此處原是哀字

興感之由由字類申

按此特石泐所致非謂由字之勢似申字也今定武拓本亦有下畫似伸長出外而微帶偏右者可知是石泐斜痕矣又米元章評褚蘭亭曰由字

益彰其楷則說元劉有定衍極注曰蘭亭多用篆法至於由字之類則間用側筆米評云由字益彰楷則者是也故善觀蘭亭者知隸草之變矣按此條與類申義無涉

管弦之盛盛字之刀鋸如鉤

按此刀字是丁之誤也盛字無刀而此字之丁則勁利如鉤也

是日也觀宇宙兩行之間界畫最肥直界腳十字下出橫闌外曾宏父審定訣云書家一詞稱定本審定由來有要領續墨或因三疊紙針爪天成八段錦中古亭列九字剗最後湍流五字損界畫八粗九更長空一尾行言不盡

按此一條則亭列九字之損在五字損前

亭列幽盛遊古不桑氏羣殊九字不全見考內

此有資

考鑒者然湍字實未嘗損也

落水本九字內惟殊未損越州石氏本及南宋時刻玉枕本皆殊損而遊未損此當以落水本爲據也其遊未損者重勒時遊字未及鑿損故不見耳九字損在五字損前而九字內殊又最後損也後人因羣在九字又在五字不知何時何人偶以其所見本湍字或紙墨稍渝遂以湍字當之在曾宏父時已有湍字損之說則豈有南宋時湍有損迹而後所重翻轉無之者以今所見蘭亭千百種內從無一本湍字有損迹者故知此說後人訛傳不足爲據明矣羣在九字又在五字者九字損在前謂羣頂損也五字損在後謂其腳不見雙權也故凡宋人摹刻者不知羣字有雙權也

方綱續考廿九條

二行蘭字兩邊皆非非三

亭字內二畫是二非之

三行羣字起處諸本皆已損泐然定武本其頂側下也褚本則其頂平過也末筆雙權則定武與褚本所同詳具下卷偶摘五字條內

至字點是由下倒挑結束之筆中間全自相垂注如行草勢然後仰而倒注作此點其以右、爲ノ者非

長字內是二非之

四行崇字山下三點中間一直穿三畫而下詳具下卷摘考五字條下

林字右一是左レ帶過非另橫

五行湍字中間一畫之末有斜帶下勢而ノ卻另起不連

帶字上四直畫第三直最高第四次高第二又次之第一直最低此惟五字

未損本乃可辨驗也楮本則無損不損之別全以此爲定驗之法詳具後卷

左字工字中小直斜向左

流字右肩昂起

六行雖字虽內有迴筆有而未實無點

七行敍字捺腳一筆中間肥厚陳繹曾跋所謂鮮于趙氏二家本敍字波腳

作螳螂肚形是也

八行是字日內二畫是々

風字內是ノ非橫末是橫頓非點

仰字末是直注其傍之圓肥者乃泐痕也

十行聽字十之橫起帶曲

十一行俯字付之寸橫是行帶與林字右橫同

十二行世字中間無小橫而右一直之尾有帶下橫過勢

十三行放字末捺不出鋒尖

雖字左中口有橫畫

十四行趣字耳之中三畫第一畫微靠邊內第二畫方縱出邊外作大折勢此字亦必以懷仁集聖教字準之

按懷仁集聖教序記多用褚本亦間有足證定武本者今所補者是因姜堯章原攷而作是以專言定武未及褚本也餘詳後卷

十五行暨得於已於字左直畫作搖曳三折

僧字日之左直緊對田之中畫似直帶而下者

十六行情字小是右點倒折

按七行情字亦然特觀者不覺也

廿一行攬字々是一點非二點

廿六行敍字末筆無尖

廿七行致字至中厶非點乃倒捲生下之勢

廿八行攬字ノ下接見字處頗似可容一點者而此帶下實無點

附考定武嫡裔舉其要者

東陽本與定武不同者十處

羣賢畢至至字上一點斜撇而下宋越州石氏本卽已如此

四行五行流字末腳俱有小趯向上徐壇長亦云

雖無雖字左邊中間作口下挑之末有點此挑末有點宋人星鳳樓本暨潘氏祖石本已皆如此

暢敝敝字左余之人右作一橫

風字內虫上作橫畫按此一筆予見真定武二本皆是啄撇非橫蓋末筆既作重按之勢則虫首自必用啄筆此左右順逆章法也潘氏祖石本越州石氏本并程孟陽本國學關中上黨諸本與東陽同作橫蓋未可信

將至將字左二點之上點定武真本停蓄向上潘氏祖石本亦然東陽則牽下矣

既倦既字左下趨處作二筆此恐是石泐紋如下行慨字中間挑筆內泐紋之類耳

六大矣六字作三點

興感之由感字作一點

於斯文於字才作倒趨

東陽真本與翻本別者五處

羣字權筆於秃末露出翻本失之

左字上橫偏左多出長半分許是原石泐迹翻本竟作長出之畫矣

幽字中直頂上泐出半分許翻者亦誤作過長之直畫

於所遇所字彡字中橫原本微俯而彎定武原石如此翻本竟作一橫

知老知字矢之上字原本是彎彎處石破一角翻本作撇

東陽本有正統丙辰兩淮運使金華何士英跋又有修撰張元怵跋不著歲

月元怵隆慶五年進士第一此跋云翰林修撰則隆萬間跋也其稱唐太宗以石殉昭陸宗嗣位以歐臨本代殉而真本至宋高宗渡江時命內臣投於石塔寺井中蓋皆臆撰無稽之言而何跋云承乏兩淮運使治維揚於石塔寺卽古木蘭院井中掘出此石缺其一角時在宣德庚戌此東陽本出土之顛末也然竹齋王佐跋云宣德四年運使金華何士英得之民間九年秋佐錄囚至淮上士英以數本見貽其年冬士英適考滿匣至京師擬進明年春宣廟賓天士英得請致仕竟攜此石以歸金華按庚戌是宣德五年其四年乃己酉則此石或得於宣德四年而何跋在正統元年追述偶有參差歟至跋內云較之世傳率更摹本遠甚不知此本原於定武定武卽率更摹本也乃欲推此爲右軍繭紙原迹在武定上豈其然乎然落水真本古人不痛不

字皆已半蝕而此本二字皆完好是此本入石又在姜趙之前則卽以爲薛

紹彭所易宋高宗所失者未可厚非耳

東陽本跋王明清此刻本之失

東陽重刻本無界絲其斷裂處皆空石不刻後跋云宋高宗南渡攜定武石刻以行至揚州或入於井宣德四年東陽何公爲運使得之井中遂攜歸焉此本卽趙松雪所謂鑱損五字石中至寶者太原王穉登又跋云此本得自東陽趙伯素筆法雄勁迥異它刻其爲真定武無疑延張用之雙鉤下石以公同好用之名應召膠東人伯素名賢練東陽人永康黃一鵬識天啓六年丙寅九月重陽日關中張翱鐫後有右軍立像

國子監本在昔人曾以定武目之孫退谷春明夢餘錄云定武蘭亭在國學東廂是也其後退谷得趙子固柯敬仲二本然後知定武自有真耳然退谷

所得柯本乃宋越州石氏所重刻亦非真定武也此本未入國學之前原出自天師庵土中故稱曰天師庵本顧亭林以爲周伯溫所臨王篤林以爲趙松雪所臨孫退谷朱竹垞皆以爲薛氏所刻副本退谷謂非元人所能爲此言誠然然以爲薛氏所刻則非也攷薛氏重刻蘭亭在北宋熙寧時薛道祖於古刻纔損五字爲識所謂五字者羣帶右流天也今所傳潘氏祖石之刻五字已損矣五字外如兩盛字峻列幽遊等字皆有泐缺卽趙子固落水本亦然獨此國學本五字旣未損而其他諸字泐處皆較輕則是熙寧以前拓本所勒者其所出爲最先矣雖上下界局視定武真本短二分許而位置逼真此非臨摹實是揚勒也以今所見越州石氏本東陽本潘氏祖石本皆宋人重刻而其分寸毫釐未有或爽者則薛氏當日以圭測景以柯伐柯必無

頂平羣字腳無雙權賢字捺放尖崇字山下無三小點雖字有點騁馬內僅
纖微移失之理而此本所之既倦之字終期於盡盡字死生亦大亦字妄作
作字凡此四處皆顯然改易是必非薛氏所刻矣以愚意度之自是宋人所
摹刻而不能鑿指其爲何時何人也是石明初徐中山取置國學不知何時
復委諸土中萬歷乙酉丙戌間北雍治地復得出土時長洲韓敬堂爲祭酒

拓數本百

國子監題名記韓十三年由右諭德世能萬歷侍
講任祭酒十四年兼翰林院陞南京禮部右侍郎

其後敲磨漸就

剝蝕近今所拓其細僅存一髮矣嘗見林吉人手跋一本是康熙初所拓已
不甚肥也附記一條孫退谷摹刻定武五字未損本卽趙子固落水本也大
約方勁似歐陽率更體是固應爾然九行察字六稍偏左而右低頗似以後
來新補東陽本之六頭誤闌入者至於稽字禾旁無右點脩字人內之直畫

上短與月二點殊字無蟹爪同字左直反長死生亦大矣亦字三點由字下無伸長之痕未嘗不不字直畫末無缺痕後之之字末捺大放出尖列字作丁非丁形述捺太短縮而低抑此皆顯然與姜白石稷帖偏旁攷不合者然此本實有退谷手書云右摹定武五字未損本帖尾有孫承澤印而每行上下界絲亦皆與原本分寸不合不知退谷旣得藏落水真本何以處處舛誤如此世間定武翻本無慮數十百種然皆不知其所從來果出定武真本否也惟此退谷刻本則是親從趙子固五字未損本上石者故特專舉此一種而其餘諸翻刻之失誤不必縷指計矣

定武蘭亭尺度考

用落水本爲準

見今所用衣工尺一寸至七寸之式

用草窗所記宋紹興御府書畫式云蘭亭闌道高七寸六分每行闊八分
此不言其爲定武本而亦未言其爲何等尺耳按郎仁寶所記司馬光布
帛尺則每行闊八分視今尺爲過之若以郎氏所記宋黍尺則又不及卽
此以觀則宋時所用尺亦無一定之制而就此所傳宋黍尺布帛尺二種
度式以準蘭亭界道約皆已不甚相遠矣

第一行界絲頂線下至ノ

此會字僅
露之頂

泐字處高六寸四分

自永字點至ノ字泐處高六寸二分

橫上寬六分五釐下寬六分九釐

所謂上下者但以頂與底具
言之中間諸字之橫界不記

第二行頂線至底線高六寸七分八釐

于字頂至事字腳高六寸四分四釐

橫上六分四釐下六分六釐

三行高六寸七分九釐

也字頂至地字腳高六寸四分

所謂頂與腳者就其一字內則論其土之最高最低處言之如地字後皆倣此

橫上下皆六分五釐

四行高寸七分六釐

有字頂至激字腳高六寸五分

以上自永和年九年之前一空行起至此有崇山峻嶺凡無字者一行有字者四行落水本原是裝冊此五行係另翦開作第一半葉今落水本雖已改爲橫卷矣然此一行之橫寸分難以度計

五行高六寸七分五釐

是字頂至仰字腳高六寸五分五釐

湍字頂至水字腳高六寸五分二釐

十橫不可算以此行是其第二半葉之首已經翦開者也

六行高六寸七分五釐

列字頂至之字腳高六寸五分

十橫上六分一字下六分二釐

七行高六寸七分五釐

盛字頂至情字腳高六寸五分

八橫上下皆六分一釐

八行高六寸七分六釐

橫上六分二釐下六分

九行高六寸七分二釐

觀字頂至盛字腳高六寸四分一釐

以上自湍暎帶至觀宇宙凡五行原係剪開作第二半葉

十行高六寸七分二釐

所字頂至之字腳高六寸四分

此係原剪開作第三半葉之首行

十一行高六寸七分二釐

娛字頂至仰字腳高六寸四分八釐

此行之橫寬線痕紙墨已昏難以計算

十二行高六寸七分一釐

一字頂至內字腳高六寸四分六釐

橫界絲昏難計

十三行高六寸七分

或字頂至雖字腳高六寸五分

橫上下皆七分

十四行高六寸七分一釐

趣字頂至欣字腳高六寸五分三釐

以上自所以遊日至趣舍萬殊凡五行原翦開作第三半葉

十五行高六寸七分一釐

於字頂至不字腳高六寸五分二釐

此是原翦開作第四半葉之首行

十六行高六寸七分一釐

知字頂至情字腳高六寸六分

橫上下皆六分二釐

十七行高六寸七分一釐

隨字頂至所字腳高六寸五分二釐

橫上下皆六分一釐

十八行高六寸七分一釐

欣字頂至不字腳高六寸五分一釐

廿橫上下皆六分一釐

十九行高六寸七分二釐

能字頂至終字腳高六寸六分一釐

以上自於所遇至能不以凡五行原翦開作第四半葉

二十行高六寸七分一釐

期字頂至豈字腳高六寸六分二釐

此是原翦開作第五半葉之首行

廿一行高六寸七分一釐

不字頂至由字腳高六寸四分

由字下伸長
之石紋下算

橫上下皆六分一釐

廿二行高六寸七分一釐

若字頂至不字腳高六寸五分五釐

橫上六分八釐下六分五釐

廿三行高六寸七分

能字頂至虛字腳高六寸五分一釐

橫上下皆六分

廿四行高六寸七分

誕字頂至今字腳高六寸六分四釐

以上自期於盡至誕齊彭凡五行原翦開作第五半葉

廿五行高六寸七分

亦字頂至列字腳高六寸六分

此是原翦開作第六半葉之半行

廿六行高六寸七分

敍字頂至事字腳高六寸六分

橫上六分二釐下六分五釐

廿七行高六寸六分九釐

異字頂至攬字腳高六寸六分

橫上六分二釐下六分五釐

廿八行高六寸六分八釐

者字頂至文字高腳高五寸二分二釐

以上自亦由今至末并合後一空行爲原翦開之第六半葉

落水蘭亭自姜白石得於童道人時是一冊子

見周公謹雲
烟過眼錄

今已改裝爲卷

矣因記其偏傍尺寸是以并錄帖後白石二跋趙子固一跋蕭沈一跋又子固一跋凡五跋以資考據

嘉泰壬戌十二月因與鄉人湯升伯過童道人許見此稷帖知是烏臺盧提點者所藏定武舊刻後數日雪後更欲雪上車寒凜因詣童買得之白石道人姜堯章書

廿餘年習蘭亭皆無入處今夕鐙下觀之頗有所悟漫書於此癸亥三月十二日白石

丁亥歲大滂後孟堅到雪城甫識蕭千巖孫浣首出示蘭亭敍肥瘦二本此

肥本也自後數年每會聚則必展玩至庚子大旱歉知此軸歸玉鑑文室重
來得再摩挲若故人邂逅千里外云癸卯季秋甲子諸王孫趙孟堅子固書
己未冬孟子固攜以見示恍如隔世子固素嗜此刻今竟得所欲可謂得所
歸子固得之猶僕復得之也蕭沈季木父書於私邸

蘭亭刻稱定武爲古今絕冠尤以五字未損爲珍此本自姜白石得之盧朝
奉宗邁前跋來歷源流可證余不必贅特余於此刻頗有前緣得之殊不易
始丁亥歲訪雙槐鄭君因指蹤識蕭君介父首見此刻知爲奇寶惟沈虞卿
夏小山王亞夫本同此三十年前初識也後於俞玉鑑家雖見數本終不若
此爲的當於余心方其在蕭氏二十年間每聚會必展玩豈意出蕭而入俞
及俞氏旣得又安意其它屬丁巳年爲滿師以古銅刻漏及它玩取之玉鑑

余所不知也戊午春道經無錫償賣小宋言高幹辦者得此因往訪之果然
驚異壽翁何輕此而與滿有欲爲吾道地貿易於高搖手不許盤礴五日不
得其門而歸每悵然失於蕭又失於俞也已未春見滿師欲屬其求之滿言
非半萬券不可余亦忍痛有破費而定盟秋中滿以書來言可得因攜此數
以躬聘粵兩月盤旋雪上乃得入手喜甚季秋廿五日揚風帆自雪城東關
言歸道昇山山風逗帆覆舟幾殞命由此刻也造物見護存一線失意不死
而此寶亦略淹濕起之溪流中其它行李盡不顧披濕洳潭卽投小寺烘焙
不損壞記造物之惡劇也如是是嫉余得此寶耶戒余浪游逐末不顧家事
邪不輕付工匠且從黏膏聊記云爾首尾三十三年心好目玩終獲爲我物
幾死猶不恨也人其可以輕視余有此哉仲冬廿四日書成日甲子先一日

得雨占冬晴尤爲家國同慶孟堅子固書

姜白石所藏蘭亭載桑氏俞氏考而前後有互出者桑氏考載白石所藏四本其第一本有山谷周翰跋者白石自跋嘉泰壬戌十二月得於童道人此本歸檢校黃犖家或云姜以他本聯此跋耳俞氏考載姜白石三跋前二跋卽今見落水本內之白石二跋後一跋癸亥六月九日天乃大熱其云天乃大熱正是對前跋雪後寒廩而言是此本後之跋無疑也又一跋云題蕭千歲所藏本有山谷周翰題字云云亦在嘉泰壬戌十二月此與落水本同在一月卽桑考所載白石藏之第一本而云題蕭千巖本則是蕭千巖家非止一本也俞考以白石三跋之本列於前明言藏俞松家而以姜題蕭千巖之本謂有山谷周翰題字者列於後不言藏俞松家其爲兩本判然明白則知

桑考謂姜以他本聯以跋是此白石藏之第一本卽山谷周翰題字之蕭千巖本而非後來趙子固之落水本也明矣趙子固於理宗寶慶三年丁亥初見此本於千巖之孫沈家上距嘉泰壬戌已二十五年乃千巖之孫沈非親見千巖也此與姜白石題千巖本非一事也合桑俞二考詳核之知趙子固之落水本非桑考所載白石家第一本有得自童道人一語之本也實卽俞氏考所載俞松家藏一本有白石三跋并李秀巖跋者也惟白石第三跋及李跋何時爲人割去而趙子固得此落水本時尚有白石第三跋及李跋皆在卷也李跋論鑿去五字二語蓋通舉蘭亭帖之前後大體言之非謂此本鑿去五字也不特五字未損無可疑而帖尾有俞松小印之二半尤足爲證且袁起巖跋汪季路本所謂肥本有粉紋者亦正與落水本相印合又桑氏

所載白石藏第四本亦白石得自盧宗邁是五字不損末後有一空行蓋亦與落水本同得於盧宗邁亦可以相證矣

附東陽本尺度大略

東陽本尺度與定武大略不相遠惟以東陽本今經斷裂其每行上下斷縫相錯處偶有疎密難遽以寸分定之今姑略記一二以備考

永至人六寸二分又重刻一本六寸一分

干至事六寸四分重刻本六寸三分五釐又重翻一本甚瘦者六寸二分五釐

大約如此今以其石斷再分上下二層記其略於此

永至歲二寸八分八釐重刻本二寸八分

于至陰二寸八分重刻二寸七分八釐又重翻二寸七分五釐

癸至初二寸七分強

重刻二寸七分弱

蘭至事三寸一分

重刻三寸一分弱

附東坡題跋一條

外寄所託改作因寄

於今所欣改作向之

豈不哀哉改作痛哉

良可悲改作悲夫

有感於斯作改作斯文

凡塗兩字

良可

改六字

因向之痛夫文○此連夫字算入改六字則前所列良可悲下少也字

注四字

崇山將至誤作僧此沿舊說以僧爲公又云曾不意謂曾亦知

失之考耳本無曾字一僧是權署名止餘一僧字蓋公偶

...

...

...

...

...

...

...

...

...

...

蘇米齋蘭亭考卷第二

大興翁方綱

神龍蘭亭考

世所傳神龍蘭亭者褚臨本也岳倦翁寶真齋法書贊引何延之蘭亭記貞觀時供奉揚書曰趙模曰韓道政曰諸葛貞實偕肄業筆各有數本以分賜皇太子諸王近臣流傳幾百年以元和十三年詔取入九禁又五百載乃入御府有小璽一又印縫二古篆不可識首尾有裴氏等印三且引寶晉書史所贊蘇者家本以證之又廣川書跋云蘭亭序在唐貞觀中舊有二本其一入昭陵其一當神龍中太平公主借出揚摹遂亡攷唐中宗復位改元神龍又改景龍乃傳至睿宗元宗而此帖既云太平公主借出遂亡則是神龍年

間借出以後未嘗復還唐內府也而何以有開元小印乎且同一貞觀時所藏之本其定武本不聞有貞觀印也而何以神龍本貞觀神龍諸印不一而足卽以岳倦翁所云又五百載乃入御府有小璽者是自唐初計至北宋爲五百載始用小璽其理爲可信也而此本於神龍年間太平公主借出時何以遂預知其必不還歸而多用貞觀神龍諸印以爲記邪此則事理之不可信者也且廣川言明神龍中借出遂亡正謂此本旣亡之後世間無復有所謂神龍本耳而此外他書亦更未見記載某世某年神龍本復出於世之事是以愚曩嘗著神龍蘭亭辨大抵以定武本根據可信而神龍本之說無根據不足信也然愚此辨以爲神龍本不足信者謂以今世所行此本指爲當日神龍年間借出之本則不可信乃若今所行褚臨本言之則此所號稱神

龍本者尙是褚臨之可信者矣何以言之計今日所稱褚臨本曰龍神本曰蘇太簡本曰張金界奴本曰穎上本曰鬱岡齋知止閣快雪堂海寧陳氏家所刻領字從山本皆云褚臨之支系也而神龍本與定武異勢約舉其最易見者一則第七行暢字左頂上逆曲也一則八行和字右口內捲複也一則十行聽字耳下多疊筆也一則每攬二字中畫分作二層也此四處者惟每攬二字中畫分二層諸本皆不依之此或原蹟偶然紙墨之渝敝所由致此之故無從臆度矣至於暢之左頂逆曲和之右口捲複聽之耳下疊筆則諸本或小同異而其中有可言者聽左旁之疊筆惟神龍特加厚重竟似多出一筆至暢字左頂則神龍本顯然特出迴折向內之逆筆作斜下之勢乍看似涉怪異而愚竊有說者此諸褚本皆非褚真迹也獨此神龍本尙是謹依

原迹摹之故於其多出之筆勢絲豪無敢改焉卽以每攬二字中畫之分二層亦不問其何因致此而必謹依之也至於穎上張金界奴諸本則皆後人稍知書法筆意者別自重摹以爲得其意可矣豈應一一悉肖其形是以此數處不盡依之其筆意亦漸圓活輕秀非復若神龍本之點畫深重者矣今卽暢和二字言之神龍本和字口內捲入之複畫本圓也而複之似方於是竟儼然曰字也此則觸後人之駭目而不辭者何也當日初摹原蹟欲其太似而失之過也前人之執迷不如後人之圓活善變者此類是也穎上本則口內輕帶圓和之至矣其不知者反欲推穎本爲無上神品爲右軍真蹟上石則失之甚者矣至於暢字左頂則實因申旁中曰之末橫作逆挑而上自必與中直之頂逆折而下之勢相爲翕應不得因定武所無向逐異之也然

卽定武此處左頂原自修長必無穎上諸本故爲縮短而反得真之理也卽張金界奴本及快雪諸刻皆不敢公然效其斜折遂下矣而尙或存其頂上逆撲之意至於穎上本及翻刻蘇太簡本此項反短較低一分許以爲後人重上石時不得已而調劑之計已爲不善變矣而豈得轉以穎本爲真乎據此一處則知所號稱神龍之本實是在前從原蹟謹依而出者而其餘諸本皆遞相沿仿耳穎上本有永仲印永仲者米元章之友蔣永仲也米老嘗記蘇氏所藏蘭亭有唐模絹本在蔣長源處而王弇州謂米老故稍錯綜又云米狡獪變化要以書家沿革源流朴厚者居先而輕逸者居後則如近日徐壇長震驚於穎本之神韻謂是右軍原迹者摠坐不考之過耳米老所云顰字賊豪者吾聞其語未見其形也岳倦翁以爲此必繭紙所原有吾惡從而

訊之故吾今非敢以神龍本遂爲褚臨原本也然而米老又云懷字內折筆
抹筆皆轉側扁而見鋒則他本所無而獨此舊拓神龍本後懷字果具折抹
之筆此其褚本之可驗者也孫月峯書畫跋跋載王氏跋有劉無言重刻張
澂褚摹蘭亭而月峯跋之云司寇卮言中又有論褚摹蘭亭一段證辨甚詳
覈稱張澂石本作六月九日大江濟川亭云云然則循王本卽米跋本也而
胡若思頤庵集跋劉無言本云劉無言本首行亦有會字筆勢稍活動當是
重刻褚本褚本在宋時初藏蘇氏米元章以名畫易得之極爲寶愛後嘉熙
庚子西秦張澂清淑摹刻上石不知無言何時又重刻也頤庵此跋乃以蘇
米所藏者推廣汎言褚本耳非謂蘇米之褚本卽是劉無言所重刻也而王
弇州誤讀頤庵此跋直謂米跋一本是劉無言所刻非也頤庵此跋云劉刻

亦有會字正借張澂本對言之張澂本有會字故云劉無言刻亦有會字則劉無言所刻非張澂本明矣按曾宏父石刻鋪敘云元祐五年庚午所刊秘閣續帖第五卷有蘭亭敘此帖至徽宗建中靖國元年辛巳八月畢工岳倦翁寶真齋法書贊云建中靖國初祐陵賜錢刊祕閣續帖劉壽無言是歲爲宣德郎正字獨被旨專董斯刻據此則元祐秘閣續帖第五卷之蘭亭卽劉無言所刻也胡頤庵在明初知其爲劉無言刻而不言其爲神龍本則可見此本前後有神龍書府及貞觀開元諸印者皆後人所增入以眩人而不可執此以爲是本之品目者也若又誤執弇州諸家以爲西秦張澂所刻本劉無言重摹刻之則張澂南宋人劉無言北宋人張澂此石刻於嘉熙庚子乃在劉無言刻此本後百四十年而劉無言反重刻張澂之本此則明代諸人

不知考證之過也且董廣川又云仁祖時關中得蘭亭墨書入錄字畫不逮逸少它書其後秘閣用此刻石爲後法帖今諸處蘭亭本至有十數惟定武舊石爲勝此書雖知皆唐人臨傳然亦自有佳致若點畫較量固有勝劣廣川又云余觀世所揚蘭亭雖衆其揚摹皆出一本行筆時有異處係當時摹書工拙惟秘閣墨書稍異更無氣象可求據廣川此二條足知元祐祕閣續帖之本與定武異勢今以此本驗之廣川不啻爲我下注腳矣而廣川後條又覆論歐褚卻不同於諸家之指定武爲歐神龍爲褚此則鑒家各以所見爲說奚必盡同要以定武爲歐臨本神龍爲褚臨本自是確不可易之說而此本在元祐祕閣續帖初不聞系以神龍蘭亭之目其貞觀開元神龍書府諸印不知何時何人所加入者矣又袁清容集云神龍蘭亭宋時入德壽御

府相傳宋理宗下嫁周漢國公主於楊鎮故事奠雁進奉禮物一百有二十
奩理宗從復古殿取神龍蘭亭爲第一奩以報之據此則南宋已有神龍本
之目然此亦不過北宋之末或南宋初好事者以秘閣續刻褚帖翻刻加前
後諸印以冒爲古物耳且卽以理宗內府所藏蘭亭一百一十七刻其目具
在輟耕錄而無神龍之品目則知神龍本云者是南宋時眩人之品而下嫁
之奩用以增新耳未可因清容集載此事而謂古有此品目也今自四明豐
刻之石以逮後來重翻諸本無不前後疊疊貞觀開元神龍諸印爛然惟此
秘閣續帖原本無此諸印而羣帶諸字合於定武合於懷仁集書則今日考
鑒褚臨本者必於是乎取則焉而神龍之品目存而不論可矣

蘇米齋蘭亭考卷第三

大興翁方綱

蘭亭偶摘五字考

羣字定武本

趙文敏所得獨孤本

已損

趙子固落水本

已損

越州石氏本

已損

國學本 已損 按國學本舊揚者羣字頂側下之勢尚可辨

東陽本 已損

關中本 已損

潘氏祖本 已損

星鳳樓本 已損

程孟陽本 已損頂側尙微可辨

吳靜心本 已損

王曉本 已損

宋葆淳所藏宋人重刻定武本 已損頂側尙略可辨

凡定武本世所傳皆羣字已損然實是頂筆側下與褚模本平頂方折者不

同

上黨本亦定武模本也而羣字頂筆平下又非褚本卽此一字則上黨本之

杜撰明矣

後人臨本刻於石者如快雪堂趙臨本尙存頂側之勢停雲館薛臨本則不可見矣

竊嘗論之定武蘭亭相傳出唐初禁中真本謂是歐臨能羣字頂側下褚臨本則羣字頂平折能下能釋懷仁集聖教用唐秘府所藏右軍真迹爲之乃此羣字皆平頂也若謂二者或有一之不得真則定武與褚本此羣字腳雙權皆相合者何也若準懷仁集右軍書言之則似當以羣字平頂爲正矣豈定武出自歐臨而率更好爲險勁之勢故用側下乎愚所以不欲駭看褚臨暢字左申直頂之過曲而轉疑定武遷字西下橫畫之緊接也愚豈敢轉疑定武本乎且定武本是率更手搨此固前人成說也而究未見所從出之書則蘭亭此等處實以定武爲正抑以褚臨爲正學者竟當闕疑耳

羣腳雙權考

羣字下直作雙權者定武本褚本所同也褚本以三層並貫雙權詳具後條矣而定武本之雙權日久漸不得真不可不論也今具條析於此

此下直之雙權以懷仁集聖教爲真卷聖教宋搨精本無不三層貫此雙權

者

當日右軍廟紙佇輿而書忽作雙權乃一筆直筆以致後來臨竟下非雙層二筆也至懷仁所集乃竟作雙層二也懷仁上距馮湯輩有作極細

之另落一筆者後人之臨勿怪馮湯輩手搨之蹟有可雙層重纔有三十年耳豈未見馮湯手搨之蹟曾是層落筆又其不可信者矣至如落筆者乎此

則聖教雙權第一橫尙平橫而過其下二中間讓出前幅導羣生句羊之半三層二小橫之中間留作空石此第三之兩橫雙權之直筆將截有是理

乎不解爾日上石時何以舛謬至此在今日斷析作前後四得北宋精拓本始能悉此曲折若近今搨本紙墨已昏併亦必層相貫惟亦此三冥知矣

據此攷之則定武本既是唐時勒石則其中直權勢卽不必三層俱貫亦必當自第二橫間已具權勢也而今所見極舊之定武本亦頗不同今就所見

略記之

趙子固落水本此直雙權僅上透至第二橫之下半

惟關中三層俱透雙權此在近今所揚已極明白

國學本以舊揚諦審亦尙不止於第二橫以下雙權

東陽本以舊揚諦審亦不止下一層雙權

陳伯恭所藏舊本云宋揚者僅露下一層末權少許其紙墨極舊而卻非後

揚之昏翳此宋時重刻無疑

上海潘氏本亦僅下層末略見權意此是宋時所刻

餘如南宋游景仁所藏宋時翻刻定武諸本多不見雙權矣

又聞吳門某家之陳直齋本尙未得見則所見以落水本爲定也又如安姓

所記譚崇文本稱爲定武最佳者不知今在何處書此以俟之
羣腳權筆說

蘭亭羣腳之權筆未有若懷仁集聖教之明白者然懷仁所集字必依其借
自唐內府之本爲之而何以此權筆作雙層重落筆邪其去馮湯諸人初搨
蘭亭時纔三十年曾是繭紙真蹟羣腳有雙層重落筆者乎然而今日所見
蘭亭莫先於趙子固落水本落水本羣字權筆惟下二橫有之其上一橫固
未有權勢而懷仁所集則羊下三小橫畫三層皆貫以權筆也定武摹本其
稍在前者權勢上透至二層之末而止耳其後摹者或僅下層一橫之外其
末略具權意如是已矣惟關中本則三層皆貫權勢準此而言則豈非落水
本亦未有懷仁得真而惟關中本所從出者爲最真矣居今日不得見古繭

紙蹟也請循其本言之永和之稷集也右軍佇興而書纔寫罷首兩行而忽有末權之筆此亦神到出於不覺耳而前二行皆未有權勢卽羣字上半亦未有權勢下三橫畫亦未有權勢則此末筆之偶出權勢亦不過如落水本之下二層有權勢此理之可信者若其自上一橫已有權勢如雙管齊下則斷乎無此理者也若以懷仁所集必爲可信則如崇字山下三小點懷仁所集僅有右一點其可信乎若以定武諸本所摹皆不足信惟關中本爲足信則關中本死生亦大矣亦字作三點其可信乎吾所以仍守定武之落水本爲定據則彼重摹定武本之權勢如國學本如東陽本上及於其中第二層者皆當準落水本爲之圭臬也趙松雪之獨孤本今已燒昏僅見羣腳如極厚一直而已不見權也固是燒昏亦由其原拓本在最後所以松雪目爲之

退筆書山陰興集之日豈有用退筆書者此松雪失考之言本不足憑而要亦足徵其權勢不甚可辨所以如米臨意不甚取肖者尙有權勢而趙臨無權也豈惟趙臨哉南宋時覆開之石如游相所藏之玉泉僧本臨江王沈本皆無權也豈惟定武摹刻本哉褚本卽懷仁本權極分明者而四明豐坊本海寧領從山本以及張金界奴本穎井本皆無權也約而言之今姑勿深論羣頂之側下如定武者得真乎抑褚本之平頂者爲真乎卽如遷字吾亦未敢必以褚本不及定武也蓋唐初如太宗元宗書遷字皆與褚本合不與定武合卽定武果實出於歐臨果實出於貞觀時上石吾聞其語矣而究未見所從來之原書則亦且勿專執也獨有此羣腳之權筆則雖以懷仁所集最爲明白而必以落水本爲準

諸本羣字頂筆平折諸本皆同

此頂褚本平折惟懷仁集聖教序導羣生拯羣有二羣字其起一筆平折極清勁不似今所行神龍以下諸本之帶圓勢也諸本惟穎井本之起處方折最爲得之穎上重刻本已圓熟失真矣穎上本惟此字頂筆吾有取焉

穎井本

此羣字頂上一方聖教相證其重刻穎本則不然矣即此折筆其爲清勁足與懷仁集一筆已足爲審定穎上本真偽之訣

末腳雙權劉

無言所摹舊本其雙權三層俱貫與懷仁所集正同而卽世所傳摹神龍諸本亦無不末腳雙權者至如張金界奴本及領字從山諸本則此末腳雙權竟不可見矣夫以沙門懷仁之集右軍書昔人謂集與習義同則但模大局而不依其雙權可矣然懷仁所集羣字兩見一皆依其雙權又見高麗國唐元和八年神行禪師碑沙門靈業書多仿集右軍字其中羣字亦頂筆平折

末脚雙權與褚本悉同而何以諸家依樣摹勒如所稱蘇者家本最有名者
乃與張金界奴諸本皆一筆直下毫不存雙權之勢且甚至於穎井本此脚
單纖直垂更不成說矣所以褚本真蹟固不可見卽所稱蘇者家舊本亦不
可考而亦尙賴神龍本之存也徐壇長乃獨推穎井本是尙得爲知書者乎
崇字定武本

下

此所謂中一點者卻在山
下三小點中點之又下

將及示字上畫而小住下乃另作一直貫二畫

而神氣微似與上點相連者按懷仁右軍用定武本者有用褚本者此佛道
崇虛崇字卻是用褚本然而實與定武本可以相證

越州石氏本一直上下相貫

潘氏祖本一直上下相貫然此本以下示上其直畫微見中間略似斷續之

意特未顯耳潘氏重刻本則中肚肥出遂失此意矣王曉本則直下與諸本

同

東陽本一直上下皆貫

星鳳本一直上下皆貫

關中本一直上下皆貫

國學本雖亦一直上下皆貫而上重下輕尙微似可會原本之意

上黨本竟作一間另一圓點固大失之然亦足見其微存上頓之意耳

崇字褚本

褚本崇字山頭從左一筆逆挑起中一直微長略有穿下之意此中直之末卻是微微向左蹙起作勢此惟懷仁集聖教序佛道崇虛崇字最得其真評

稷帖崇字褚本者當準此爲圭臬

定武本崇字山頭亦是先從左逆挑而中一直末不露鋒是以品定武者多
不留意竟似先中直而後左右者矣其實定武崇字山頭先左挑次中直中
雖無蹙起勢而神理左向故仍反折以起右直與褚本同也不深究褚本亦
直無以得定武耳

渤海藏真本崇字山頭中直最合

次則海寧查氏石本亦具中直末有向左蹙起之勢然視渤海藏真本則過
於有意矣

次則知止閣本崇字中直末不蹙起此與神龍本略同尙不大失

鬱岡齋本則已似先作中直者矣然其左直挑起處尙微有近似先從左挑

之意故與快雪近而稍勝於快雪也

快雪堂第二卷所謂洛陽宮賜高士廉本崇字山頭竟是先中直而後左挑與尋常寫山字者無異

山左吳氏刻本亦與快雪山頭同

此六本皆所謂蘇耆家本之支裔故並論之其中惟知止閣本與神龍本山頭相近而愚不與神龍本並論也

陳緝熙刻本崇字山頭中直向右連帶竟作一點斜過行草勢此中直變勢之最甚者

按此是孔雲谷藏本石上有緝熙印者終字未作三點而句文宜字卻不作文據此則渤海鬱岡止快雪諸本所謂出於蘇太簡本者末句文字作

文又非必盡由於陳緝熙所摹揚矣說詳後條

張金界奴本今所傳摹者二本餘清秋碧戲鴻也而此崇字山頭則戲鴻堂中直斜帶向右尙不大失而其下一點則不辨其爲中三點內之中央一點否矣此摹時本不明白致斯累贅耳然此處則戲鴻尙勝於餘清秋碧也再次則秋碧雖亦仍其中直向右斜帶之意而左一筆下橫平過則較戲鴻又多此一失也至於餘清齋本則中直重濁垂下減其點矣此點雖本不足據而此直垂下至於如此之重濁過長是何說哉此三者本皆不足述也而其山頭中直之失又各有等差亦不得分別觀之

穎井本則近似神龍本之中直不蹙起者矣而又添一流弊者其右一直筆微作折下尖垂之勢此亦尙清勁不爲害也至穎上學宮本已失其中直帶

下在中一小點矣而上三筆大致尙不害乃穎上重刻本輒將其右一筆垂下之末勢與其下之中一小點相混合竟似此右筆牽過甚長者則穎上重刻本之誤也至近日巴氏重翻穎井本又誤將此右筆斜垂帶之中一小點謬屬於中直之尾又恰似與餘清齋誤翻張金界奴本之中直下垂者同矣一穎井本之中直而傳訛如此

神龍本崇字中直與聖教正同但無其末小蹙起之意耳愚謂此蓋神龍本摹勒失其初意也其原本必合懷仁所集末有小蹙起勢者今不可考矣此崇字山頭必應以懷仁所集爲正者也

或曰旣知此崇字山頭中一直末有向左蹙起之勢則向左蹙起正與左外一筆相連豈非先中直而後左挑乎予曰不然第觀懷仁所集最分明其先

以左挑一筆者開局甚寬也其中一直與右一斜下之直相緊接者其勢連下也此爲先左挑而後中直無疑也中直末若不向左蹙起則右直無由緊接也此疎密迴合天然章法也

崇字必以懷仁集聖教序爲圭臬而聖教近時搨本此字山下右邊小點有略可辨者有竟不可辨者予見宋搨精本數十篋矣惟華下郭允伯本後歸吾里米紫來此其崇字最分明山下右邊一點竟是舊存下半而上半被掩去者此與左二小點之失皆不可以臆推也爲影搨郭本於此以資印證嘉慶丁卯五月二十日

郭氏本崇字影樣

華下郭允伯所藏宋拓聖教序崇字如此

山下右點似掩去上半狀從來所見聖教未有如此分明者

此外如元祐祕閣重摹本如明晉藩藏本如四明天一閣本右點雖末極犀利而皆不及此之得真也

崇字褚本山下三點考

按崇字山下三點在褚本尤有關係蓋諸本之源流同異胥於此證之今略區其細目曰神龍本曰蘇太簡本曰潁井本曰張金界奴本皆各以類附焉

神龍本

北宋劉無言所摹於祕閣本右一點向左迴帶極犀利按懷仁集右軍書實是如此此本最爲得之

四明范氏天一閣所藏石是豐道生所刻神龍本

晉府所藏神龍本

徽州程氏所藏神龍本

儀徵江氏所藏神龍本

以上所見神龍四本皆右點微似小橫蓋由原本此右一點向左迴帶極
犀利而摹者不知以致悞似橫畫耳

繆氏所藏神龍舊本右點微有迹不分明此蓋石久泐之故

楊州所刻開皇二本三點皆不見

陳緝熙本三點皆不見

鬱岡齋本三點皆不見

知止閣本三點皆不見

按此本孫退谷謂是西川胡菊潭所收領字從山本卽米老所刻三米蘭亭也然實與鬱岡快雪同一本耳

快雪堂本三點皆不見

按此本題云蘭亭序正本第十九洛陽宮賜高士廉貞觀十二年閏二月癸未書攷是月庚辰朔癸未是二月四日也然是年虞世南卒是褚遂良入直未久也豈遽以褚所臨本而太宗御題云正本第十九邪且其中領字加山悲夫之夫斯文之文皆改原勢謂是蘇太簡家藏本之支裔或經後人別揚者則可若竟因前有唐文皇御題而命曰褚本可乎

近日山左吳氏藏褚臨石本

中間盛至盛用
顯上本摹補

近日海寧查氏藏褚臨石本

中間盛至盛用
鬱岡本摹補

此二本亦三點皆不見皆謂出於蘇太簡家本然此二本既皆補摹中間盛至盛之三行則此二本皆在海寧陳氏渤海藏真石刻之後不足置辦者矣

渤海藏真本右一點尙可見此可以想見所謂蘇太簡藏本者

安氏書錄云蘇太簡家蘭亭有米元章跋贊小行書甚精爲明成化時翰林陳緝熙所收裝一僞本於前後多明人題識昔文休承有云褚摹真蹟陳緝熙已刻石行世陳好鉤摹遂揚數本亂真又分散諸跋爲可惜耳是知蘇氏原本與此紙並元章跋贊既經分帙不復有延津之合也原本不

知流落何所

穎井水右一點尙可辨

穎上學宮本右一點最分明是所據之穎上原本視今所搨者明白可證也
穎上重刻本右點亦微可辨

近日巴氏重刻穎上本此右點竟失之

餘清齋張金界奴本三點俱不見

戲鴻堂張金界奴本右點不見而中點切近山頭中直之尾似點似橫其謬
秋碧堂張金界奴本似存中一點者其謬與戲鴻堂同

慈谿姜氏二石本其第二本右點似橫蓋依世所行神龍本也其第一本左
右各一點中間用絲筆帶過則又因右邊之點而誤爲左右各一點尤失之
矣此姜氏二石本不足置論而近日尙有從此又加重刻前後妄增舊題并

舊印以舊紙墨拓之冒爲宋拓者按崇字山下三點惟定武舊本尙可驗也
褚本則雖舊本亦僅見右一點之橫帶犀利耳今以懷仁集聖教宋搨本驗
之亦僅見此右點而懷惲實際寺碑天寶二年所立其崇字亦已如此此卽
其時學懷仁集書者之明證也豈褚臨原帖爾日摹出之蹟已如是歟抑因
石迹輕微而搨手已失左二點歟是不得而臆斷者矣

又西林石刻文衡山所跋崔湍父藏米臨褚本崇字山下右一點亦同此
高麗所搨唐貞元十六年新羅蓋藏寺碑兼有懷仁大雅所集右軍字內崇
字山下三點皆全

崇字褚本下直考

崇字褚本下直以懷仁集聖教序佛道崇虛崇字爲圭臬合此者是也不合

者非也

上點穿第二橫畫而下直

陳氏渤海藏真帖崇字雖纖弱然與懷仁所集最合足見所謂蘇太簡家藏本者此尙存其意耳

世傳所謂領字從山本卽此渤海本之支系也不獨海寧查氏所刻維德堂石本卽是陳氏渤海藏真之本卽至鬱岡齋本以及快雪堂刻洛陽宮本此三本雖多失真而此崇字下直尙微近之

山左吳氏一石亦從此出而此直穿上處僅露毫髮蓋刻手不喻其故耳孫退谷所刻知止閣本雖其自跋稱是三米本其實亦從此出也而此直竟在第二橫下更空少許斯爲最訛矣

按褚摹本刻於渤海藏真帖又經海寧查氏山左吳氏二石及鬱岡快雪

諸刻皆非蘇太簡家原蹟真本矣就此五本中則渤海與吳氏二本不直又稍短而查氏下直又稍長也若以懷仁所集準之則查氏稍長者爲合然又嫌其過於輕削也懷仁所集此直通貫二橫神氣凝重所以不得不

折衷於定武矣

此一直通貫下二層非通連作一筆又詳見後

惟其下直貫下二橫所以神龍本此直竟若正連一間之大點者與渤海諸本之輕削正相反也然而其理實相濟也

繆氏所藏神龍舊本此直上穿及第一橫而止最合

宋刻祕閣本

劉無言所摹即神龍本

晉藩所藏神龍舊本

四明范氏所藏石

豐道生所刻即神龍本

儀徵江氏所藏神龍本

款程氏所藏神龍本

以上神龍新舊諸本皆下直過長竟若與一問大點通連成一畫者矣

按定武諸摹刻本皆以此直作上下一貫其致此之由與神龍諸本相

發也快雪所刻松雪臨本則山下既模遞作三點矣而卻又以上下一貫

之直畫掩其上三點之中點而直注以下似乎趙集賢於蘭亭諸本源流

正變未經深考耳

松雪此臨本
是臨定武本

又按此下半宗字上點與下直似貫下者蓋不惟右軍也北史徐遵明見

鄭康成論語注書以八寸策誤作八十宗曲爲之說蓋隸楷以來宗字中

間近似一直穿下魏晉六朝多此類耳鑒古者所宜知也

又按崇字中直總以定武爲準而定武摹刻諸本以此直竟作上下一貫者究非正也當以落水本爲準上作一正中之大點此天點正在上三小點中一小點之下穿入冂內絲忽而略止其下乃又從下二小橫間另起一直與上大點之勢相際在杪忽間若卽此上一大點之筆勢絲斷神連者卻又是二筆卻又相貫稍不仔細便摹成一直穿下矣

秋碧堂刻張金界奴本

戲鴻堂刻張金界奴本

餘清齋刻張金界奴本

此三本皆下直不穿二橫此其失同也而餘清齋刻又誤以冂間大點斜注向右與其山頭中直之過垂若相配者摹帖之弊至斯而極矣

穎上本此直畫亦似上下一貫而上頂濃重中間輕帶微有向左欹彎之勢又其中間向左微彎處若有近似極細之杈出者此非畫中所有乃因此崇字旁挂此特其界格之絲痕耳穎上重刻本則并此摹入中彎畫內矣

按穎上本此直中腰有似向左微彎者蓋懷仁所集此間中斷故似有另起之勢非中作微彎也觀此知穎上摹本之所從出最肖懷仁所集形勢而摹者不察遂致斯歧誤耳

又按四明豐氏摹刻神龍本與繆氏所藏神龍舊本此下直之腳若作渴筆杈枒勢此不知其所從來之原蹟如何以致此矣懷仁所集此直下腳實不如此

帶字四直考

帶字上四直中間右直最高次則右邊外直次高再次則中間左直稍次高又再次則左邊外直最低也此四直有準然後定武本褚本之權量定矣

趙文敏所得獨孤本

定武落水本

星鳳樓本

國學本

關中本

褚臨者惟北宋祕閣劉無言摹刻本

此皆四直高下次第允合者

定武本內越州石氏本東陽本潘氏祖石本王曉本程孟陽本此皆帶字已

損無從考矣然東陽本潘氏祖石本就其泐損處微茫體會四直高下尙可
以想見原本之意

自餘若上黨之摹定武本則四直齊平矣

褚臨者神龍諸本以及渤海鬱岡快雪知止海寧查氏山左吳氏諸石所摹
蘇太簡本餘清秋碧戲鴻所摹張金界奴本及穎上本皆以右外直筆與中
間右直齊平此已皆失之矣

其有四直齊平者則益失之快雪所刻松雪臨本則四直齊平者也蓋書法
至元之趙文敏亦止概賞行筆之意趣而已猶之宋後學者多空言義理而
不深攷訂也

又如楊州所刻開皇本則中間右直反較諸直稍低

褚本暢字考

第七行暢字申旁頂作拗曲之勢此專論褚臨本也

神龍本暢字左邊申旁頂作向內拗曲之勢凡神龍新舊各本皆同

蘇太簡本渤海藏真所刻此暢字正在所闕三行之內不可考快雪堂所刻洛陽宮本申旁一直之頂最粗重著力

鬱岡齋本與餘清秋碧所刻張金界奴本申旁直頂亦微有著力之意知止閣則輕淡不露耳

穎上本則暢字申旁直筆上半減去二分許短縮殆不成意勢矣此是摹穎本者見其過長而怪之因爲之過抑減短以至於此而評書之家猶有特推穎本爲右軍真迹上石者

愚按昔米老評褚臨蘭亭謂其中有鉤摹極肖者亦有隨意自運者蓋褚摹蘭亭不僅此暢字也更有第十九行懷字可證且如廿三行懷字左直末趨起定武所同而十九行懷字與七行暢左直頂卽定武本亦實有重按之意褚臨則於此加意見勢耳褚公書聖教序杖榮杖字桂質桂字二木旁直畫起頂皆有逆彎之勢記內亂字左止外直頂作彎勢同本州史可見此可證蘭亭暢字實是褚臨原本也蓋申旁曰末趨起恰相激射所以暢左頂之逆彎更甚於聖教數處耳後之重摹者不察其故少見多怪或且遷就而減短之適足以彰其作僞而已

褚本遷字考

遷字亦專論褚本也然實合定武本論之

定武本遷字西頭左邊小直下無留空此卽率更化度寺塔銘內遷字之法
益見定武出率更也

褚臨本遷字西頭左邊小直下去中橫空至半分許然今所行神龍諸本空
至半分許而繆氏所藏神龍舊本及快雪所刻洛陽宮本空處不止半分驗

懷仁所集

遷世儀

遷字此間空至二分許大雅所集興福寺碑

入命

遷字此間

空有一分許是誠右軍原蹟如此不得執定武歐臨以畫定之矣嘗見西蜀
青城山唐明皇墨勅石本遷字正是如此再進攷之太宗書晉祠銘及高麗
國集唐太宗書石刻遷字皆實如此是則懷仁大雅集字猶在其後而晉祠
銘貞觀二十年所書必非因褚臨蘭亭而始有此也且西下一橫其左微作
伸外之勢蓋以代此下所省之大橫畫也則西下開口之理尤爲精確不易

在歐臨以肅括見神骨又不得以此泥之而此遷字西下開口實惟褚臨本爲得右軍原蹟之真無可疑者也後來如停雲館所刻薛道祖臨本西下既似略開口矣而此開橫畫乃轉短小豈前人親見原石者顧如此忽焉不講哉不然則薛臨是僞耳

撮而記之蓋其要有五人一曰王羲之其法最合其筆法最善其法最一羣字末腳必雙杓其無雙杓者非是此統論定武本及褚臨本皆如此崇字則定武本三點俱見者最上之舊本褚本山頭中直穿下而中直之末鋒微有向左蹙起之意者此是難得之本

帶字上四直必依中間右直第一右外直第二中左直第三外左直第四者方是佳本定武本褚本皆如此

暢字申頂逆屈向內者方是褚本之正其定武本不論此

遷字西頭左直下留空者方是褚本之正定武不論此

偶摘舉此五處爲二本發凡之概

餘如僧字止見其半者卽所傳領字從山之蘇太簡本也

其原出顯上本

和字左口

作日前一攬字臣內小直分二截者神龍本也未懷字衣撇摺捲向后者神龍之善本也此皆約舉大端一二而已

穎上本惟羣字頂筆與懷仁所集相合其餘則失處甚多是以別爲訂穎一卷於後

附考僧字押縫一條

第十四第十五兩行之間押縫僧字在足字下不字右旁此是梁徐僧權押

縫書名歲久僅存僧字而石本因之也乃或有謂不上多一曾字以筆挂於旁近似立人之勢此說非是晉書本傳此文不知老之將至句上本無曾字不必言矣慈谿姜西溟家所藏石刻竟是旁挂曾字以筆挂於其間直似近時人作書之勢此乃後人從此說而傳合之僞作此耳不足據也予則有一確證者桑澤卿蘭亭攷云唐楊本第十四行僧字上有察字且有鋒銳薛紹彭題贊所謂唐埂黃本也此察字是姚察也姚察在梁時已稱聚蓄圖書其與徐僧權並題蘭亭行間押縫尤爲可據則僧字是徐僧權更無疑義矣

米老

說徐僧權押縫一條見後第五卷內

附考褚本列坐其次其字一條

見後

其上小橫左邊起處有從下倒捲而上一痕此惟褚本有之

宋祕閣摹褚本今重翻者已不甚可辨祇於小橫左外微寓此意

四明范氏天一閣本亦然尙略見影

穎上本有

今世所行神龍本皆有

海寧查氏所刻褚本有

鬱岡齋第一本有此卽海寧查氏所謂領從山本

快雪堂本有

知止閣本有

甚微

渤海藏真本有

山左吳氏所藏領從山本無

秋碧堂餘清齋戲鴻堂所摹刻張金界奴本皆無

王秋坪所藏晉府舊本有

蘇米齋蘭亭考卷第二終

藏家藏書甚多卷三已不其可辨或於小標左外微寫此意

西朝是氏天一閣本亦然尚略見影

新上本有

今世所行神異本皆有

海軍書院所刻本有

卷四有第一本有此節海軍書院所刻本

續生堂本有

續生堂本有

續生堂本有

續生堂本有

(B)
908.1
4435
1936
v.4
no.5
~⁺1
0376639

(B)
908.1
4435
1936
v.4
no.5
pt.1